

潮汐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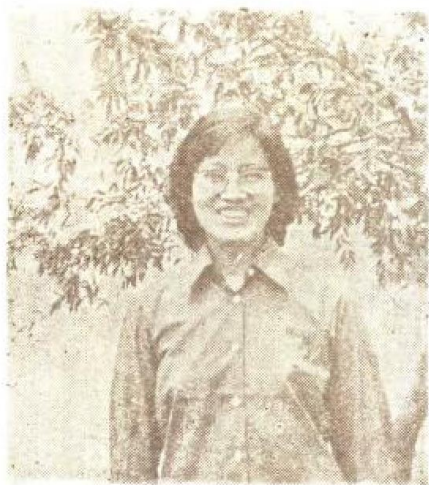
锁链,是柔软的

戴厚英





2 035 8083 8



戴厚英

锁链，是柔软的

中、短篇小说集



锁链，是柔软的

戴厚英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40,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800册

书号 10261·211 定价 0.69 元

序

·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五个中、短篇小说，是一九八二年春写成的。

我写的是我的故乡，一个偏僻的小镇，以及和她相连的乡村。我热爱故乡，爱她的质朴的风貌，淳厚的人情。我感激故乡，感激她养育了我的生命，滋润了我的心灵。

我离开故乡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是我没有忘记故乡，故乡也没有忘记我。当故乡的人们知道我成为所谓作家的時候，都象自己的儿女中了状元那样的高兴。不知书不识字的人都要向我的父母祝贺：“你们养了个争气的闺女！”前年夏天，我在故乡度暑假，乡亲们总是一见面就谈我写的书。一个六十岁的老大娘问我：“二闺女（我在姐妹中排行第二），你咋这么能？能把写的字印到书上去？能不能借一本给俺看看，俺家的老头子认识几个字！”

那里的人们从来不关心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因为那与他们毫无关系。然而，当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展开讨论的时候，他们却把它当成了一件大事。亲人们把一封又一封书信寄到

我手里：“不论人家说什么话，我们大家都了解你，相信你！”年届七十的父母更对我一声又一声地呼唤：“快点来家吧！再也别写了！水流万里归大海，树叶还是应该落在树底下。”捧读这样的书信，我常常忍不住热泪滂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故乡啊，我的母亲！我让你为我牵肠挂肚了……

为了感谢故乡的关切和爱护，我应该为她写点东西。我原想写一部名为《水滴》的长篇，通过故乡这滴水，看一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所走过的道路；也表达我对故乡和祖国的一片深情；我对她的赞美，对她的忧虑。因为还有其他的写作计划和教学任务，我打算把这部书的写作安排在几年之后。

可是想不到今年春天我部分地改变了计划，写出了这些东西。

我是每年春节都要回乡的。可是今年我却羁留在广州。强烈而缠绵的思乡情怀，使我非立即写点关于故乡的东西不可了。

故乡有着古老而曲折的历史，又有写不尽的人物，说不完的故事。我只能在这本集子里先写出她的一鳞半爪，一点一滴。这本薄薄的集子远远不能表达我对故乡的深情厚爱啊！关于故乡，我还有许许多多要说的话。这里只能先把它作为一份菲薄的礼品，奉献给我的故乡，让她知道，她的一个女儿在牵挂着她。我相信有一天，我能够向她奉献出《水滴》，对她尽情地倾吐……

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描绘它，也不能只用一副笔墨。在这个集子里，我采取了不同于《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的表现方法，致力于追求浓郁的乡土气息。我基本上用白描的手法去刻画人物，因为我觉得这样对这些人物更合适。

在小说创作领域里，我是一个新手，我的思想和艺术都不成熟。我热切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教。

作 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廿七日

内 容 提 要

收入本书的五个中、短篇小说，全部取材于作家所熟悉的故乡生活。她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朴素的语言，饱含着强烈而又缠绵的思乡情怀的艺术笔触，描绘淮北边远小镇宝塔集及其相连农村的特异风光，再现生活于这片古老乡土上的男女主人公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澜，寄寓作家对故乡人民的深切思念、赞美和热爱。读来亲切自然，感同身受。

戴厚英是近年涌现的引人瞩目的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也为广大读者所关注。继此创作的这一批中、短篇小说，作家另换了一副笔墨，致力于追求浓郁的乡土气息，运用白描的手法去刻画人物，在艺术上也颇见功力。



目 录

1 序

1 月色朦胧

10 雕像

22 高的是秫秫，矮的是 芝麻

79 好人安于斯

163 锁链，是柔软的……

月 色 朦 胧

从狗咬走到鸡叫，常大娘还没有到家。也不知离集还有多远。集头上的宝塔被当作“四旧”扒掉了，变成一堆破碎瓦，也早被盖房的人家偷得一干二净。要不然，走路的人几里路外就能望见宝塔尖，好象望到自己的家门口一样，心里踏实多了，现在叫人怎么认路啊？

脚下火辣辣的痛。年轻的时候，她曾经为自己有一双不满四寸而又周正的小脚骄傲过，可是后来，她越来越不喜欢这双脚了。五个脚趾头四个压在脚底下，磨出了一个个又硬又大的鸡眼，走路痛，阴天下雨更痛。脚脖子也给裹细了，象个麻秸秆儿，一步一忽闪。

昨天下午，住在隔壁的段大婶告诉她，八里庄的“老神仙”死了，问她去不去烧纸。

按说，她可以不去。“老神仙”与她们常家无亲无故，而且，自从儿子结婚以来，集上的所有红白喜事都由儿子出面应酬了，根本不用她操心。

可是，一想到是“老神仙”的丧事，常大娘便觉得非去

不可了。

不错，常家与“老神仙”无亲无故，可是这集上的人谁不知道八里庄的“老神仙”呢？虽说是个一字不识的庄稼主儿，可是会请神医病，能预知吉凶，会算命看相。

而且，常大娘还见过“老神仙”一面呢；

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常大娘因为家里穷，到集上最有钱有势的孙家去当老妈子。听说主人要竞选什么国大代表，不断地请客吃饭，把常大娘累得脚不沾地，人不沾床的。又正好在这当口，孙家的老太太得了重病，老太太要求儿子请“老神仙”给她医病。儿子是进过洋学堂的，不信神。可是为了孝顺，还是把“老神仙”请了来。

那一天，孙家的院子里好热闹。黑压压的一片人，都来看看“老神仙”怎么治病，常大娘也夹在人群中。

“老神仙”是个跛子。除了一对特别明亮的眼睛和特别浓重的眉毛外，没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是当他三个呵欠一打，神灵附体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一跳多高啊！好象两条腿一下子一样长短了。那天请来的是什么神，常大娘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神仙是骑马来的，因为他一下来就叫着“打水饮马！”常大娘将一大碗凉水递给主人，主人将水碗凑到神仙嘴边，只听得一声“叭崩”响，碗边被神仙咬破了，水泼了主人一脸一身。常大娘亲眼看见，主人脸上——一寒，腿弯一软，跪下了。

“孙×年幼无知，不知得罪了何方神圣，致使老母得下

大病。现在，孙×愿割股奉母，愿神仙念孙×一片孝心，治好老母的病……”

常大娘还没听懂主人念叨的是什么意思，就见屋内屋外看热闹的人都一起下跪了。

“求神仙保佑！”

好象有谁起了头，接着大家就一起这么喊起来。

“求神仙保佑！”常大娘也跪了下来，大声祈祷着。

保佑谁呢？保佑什么呢？常大娘没有想，其他的人恐怕也都没有想吧！可是常大娘却相信，她真的碰见神仙了。主人的腿弯发软就是证明，自己心里发抖也是证明。

后来，听说主人真的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熬汤给老娘喝了。她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主人有好多天抱病不出。他老娘的病果然好了，他也当上了国大代表。

自那以后，常大娘对“老神仙”就生了敬畏之心，有个三灾八难的时候，心里是想把“老神仙”请来问一问，看一看。可是终于因为家里穷，一次也没有请过。

解放后，常大娘家庭境况好转，想到“老神仙”的时候实在不多了。偶然和街坊邻居说起请神弄鬼的事，提到“老神仙”，也都不那么尊敬了，心里更不发抖。而且听说“老神仙”家里分了不少地，带着一帮子儿女巴巴结结种地，神灵也不大来光顾他了。

“唉！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要说真有神，难道解放的事他们也知道，不敢来了？要说没有吧，为啥那么吓人呢？”有一次常大娘和段大婶说起“老神仙”的时候就发表

了这样的见解。

可是，“文革”开始不久，常大娘对“老神仙”的信仰又增加了几分，因为她们家的运气又变坏了。做小学教师的儿子受到折腾；自己和老伴又被当作“吃闲饭”的人下放到农村，老伴不久就病死了。

每当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常大娘就想找“老神仙”问一问：是不是因为扒了集头上的宝塔？可是她可没敢拿一砖一瓦呀！要不，是因为填了集东头的朱洪武老娘的脚印？可是，那早已变成一个水坑，不好行车走人啊！而且，她也没有去挖一锹一铲啊！或者，是因为几年没给祖宗上坟？可是坟地都平了呀！

当然，她没有去找过“老神仙”，她听说“老神仙”也成了“牛鬼蛇神”挨批斗！

“神仙保佑吧！”那些年，常大娘只能常常在心里暗自祷告，灵不灵呢？也没办法检验，反正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祷告祷告，心里实在些。

这几年，常大娘又转了运。儿子升了小学校长，三十多岁上结了婚，大前年生了一个胖小子。常大娘的户口也重新迁移回集上，拿到了“红粮本”。常大娘每天抱着白白胖胖的孙子在大街小巷转悠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的滋味。可是一想起那些年吃的苦，想到死去的老伴，又由不得心里酸楚，眼里落泪。于是，她更加虔诚地祷告起来，保佑这老来福不要中断，保佑儿子不受折腾，孙子长大了能上大学。就是为了这个，常大娘才下决心自己下乡去为“老神

仙”烧纸的。

去烧纸吊孝的人真多。可是认真打听一下，大多和常大娘一样，没有几个与“老神仙”沾亲带故，或者真正受过“老神仙”的指点、保佑的。

这有点叫常大娘失望。她原来想，也许人家对“老神仙”知道的比她更多，能讲出许多的故事证明“老神仙”确实非常灵。要不，她的五元钱不是白花了，八里路不是白走了？

“老嫂子，可不能这么想呀！这神仙呀！你要是信他有呢，他就有；你要是不信他有呢，他就无。有总比无好。来不来是咱一点心。纸烧了，心尽了，说不定哪一天咱们还用得着请神保佑呢！”段大婶说。

常大娘一想，也对。来也来了，还想这些干什么？割副驴心肝去敬神，驴也割死了，神也得罪了，犯不着。

所以，常大娘听了段大婶的话，留下来吃主人的“豆腐饭”，明天一早再回家。

谁知道到吃饭的时候，常大娘的信念又动摇了。

十几桌酒席呀，菜也不怎么样。可是席上的人都象个“吃虎子”狼吞虎咽，还说说笑笑。没有一个怕神灵责怪

的。

“又没有饿破脸，来这里就是为了吃顿饭吗？还不如在家里抱孙子呢！”

她真的想起孙子来了。

“奶奶！奶奶！”一个烧纸的老太婆把孙子带来了，鱼刺

卡了喉咙，哇哇地哭了起来。

“别哭，‘老神仙’会听见的！”孩子的奶奶把孙子搂在怀里又吓又哄。

“真没调道儿！把孩子带来干什么？吓着孩子怎么办！”常大娘在心里批评那个老太婆。她更想孙子了。吃过晚饭，她不想在这里过夜了，劝段大婶跟她一起回家去。

“老嫂子，不能走啊！夜里还要拜灵呢！你不看响器班子都请来了吗？”段大婶说。

“不行，俺孙子要闹。儿子、媳妇明天还要去上课呀！”常大娘辩解道。

“要走你走吧！夜里，我替你祷告祷告，求‘老神仙’不要见怪。”段大婶说。

“‘老神仙’也疼自己的孙子，不会见怪吧，他大婶？”常大娘自我安慰地说。

于是，常大娘一个人走上了夜路，趁着朦胧的月色。

秫棵地，又是秫棵地。秫叶子还没打，沙沙沙，沙沙沙，象有人从秫棵里窜出来。

“窜出来干什么？我这六十岁的老太婆还怕强盗吗？”常大娘对着沙沙沙的秫叶子大声地说，给自己壮胆啊！

她有点后悔夜里往家赶了。

总算走出了秫棵。常大娘心里畅快了许多。

小孙子睡了没有呢？一定没有。

“我要奶奶！我要奶奶！”

“奶奶去八里庄给‘老神仙’烧纸去了，明天才回

来。”

“谁是‘老神仙’？烧纸作啥？给我画画！”

“奶奶迷信！”

“啥叫迷信？”

听吧！小孙子和他妈妈在说她呢！她的耳根发烧了。

“啊嚏——”想到这里，常大娘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她马上大声地对孙子说：

“乖孩子，奶奶就来了！奶奶信，奶奶不迷。”

步子加快了，似乎忘记了脚痛。

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怎么，这白茫茫的一大片都没有种庄稼？都是路吗？

没见过这么宽的路。不会为我这小脚老太专门开一条这么宽的路吧？

“哎哟！”常大娘觉得脚下踏了空，跌了下去。冰凉，冰凉，是水啊！掉进沟里了。

凉水碰到额头，她突然明白过来，刚才看到的不是路，是沟。她想叫救命，可是嗓子眼儿发干，叫不出来。

“是‘老神仙’罚我来了！”这个念头一闪，她感到沟水更冷了。

“‘老神仙’啊！俺不是心不诚，俺是想孙子啊！您不要淹死俺，俺给您烧香、磕头！”

常大娘闭上眼，在心里祷告起来。

奇怪呀！水不凉了。

稀奇啊！好象沟干了。

常大娘睁开眼，自己已经趴在沟边上了。

“我不会浮水呀！我没有动过呀！怎么上来的呢？……
啊啊！‘老神仙’呀！俺明白了，俺回去一定给您烧香磕头！
俺再也不敢不信你了！”

常大娘一边爬起来，一边向着在月光下闪着清波的沟水
默默祷告。

浑身稀湿的常大娘把儿子、媳妇吓了一跳。媳妇忙着给
她换衣服，儿子忙着烧姜茶。

“妈，您老人家半夜往家赶干啥呢？”媳妇心疼地说。

“孩子呢？没闹吗？”常大娘答非所问地说。身子热了，
心里也热，泪珠子也滚了下来。真的，这是为啥啊！

“孩子早睡了。”

“你没有对他说奶奶迷信吗？”

“没有。说你到姑姑家给他买糖去了。”

“对，不要对他说……”

常大娘真累了，话没说完，就迷迷糊糊地睡去。

“奶奶，您买的糖呢？”孙子在摇她，已经天亮了么？

可不是，太阳照着屋脊子了。常大娘还没有睡过这么晚
呢！她连忙爬起来，穿衣、梳洗，帮助媳妇烧早饭。

一吃罢饭，她就拉起孙子的手：“走，奶奶给你去买糖！”

常大娘拉着孙子往东街上走。初升的太阳照在他们的脸
上。街上的商店、小摊已经全部开市。赶早集的乡下人也一
阵一阵地往街心上涌。闹闹嚷嚷。亮亮堂堂。夜间发生的一
切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走到一间杂货店买糖的时候，她

看见了山架上的香烛，这才想起夜里给“老神仙”许下的愿。

买香吗？真的回家烧香磕头吗？她看了看小孙子。

“奶奶，您昨天没到姑姑家给我买糖吗？”小孙子问。

“去了。姑姑给了钱，叫奶奶来家给你买糖。”常大娘这么回答的时候，心里作了决定：不买香。她想，段大婶说得对，神仙呀，你信他，他就有。不信呢，他就无。儿子、媳妇、小孙子都不信，不也过得很好吗？俺也不信，试试看。“‘老神仙’呀‘老神仙’，谁信您，您就到谁家去吧！要不是为了给您烧纸，俺还会掉到沟里去呢！”